

《莊子》、《列子》中的「孔子形象」

李 隆 獻^{*}

摘 要

本文旨在述論道家學派的《莊子》、《列子》描繪「孔子形象」的類型與特色，進而探論與傳統儒家不同立場的《莊》、《列》二書，對「孔子形象」有何不同的詮釋與運用。

本文之（一）先爬梳前賢研究，歸納大致的研究趨勢與共識，指出某些尚待釐清的議題，如：過度執著於「尊孔」／「抑孔」的思想史意義、將「儒道對立」等同於「負面形象」而將「儒道會通」等同「正面形象」、對《列子》的討論相對較少等。（二）則分析《莊子》中的「孔子形象」，指出其所描述之孔子，大抵有三大類型，而皆展現《莊子》對「孔子形象」的有意運用與創發，並透過對「孔子形象」進行文學性的誇飾、隱喻與轉化，進而思索《莊子》真正關切的議題。（三）則討論《列子》中的「孔子形象」，並與《莊子》比勘，指出《列子》除延續《莊子》發展出的孔子故事外，其他描繪並未超出先秦時期常見的孔子形象。（四）則撮述《莊》、《列》二書「孔子形象」的特色與意義。

關鍵詞：《莊子》、《列子》、孔子形象、敘事

^{*} 作者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The Image of Confucius in *Zhuangzi* and *Liezi*

Lee Long-shien

Abstract

The main thesis of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image of Confucius in Daoist classics *Zhuangzi* and *Liezi*, trying to explore its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t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standpoints. About the writing strategy, firstly, this paper collates and clarifies the tendency and viewpoints from the antecedent researches of this field, on which it then points out some specific issues to be expounded, such as the significance of respecting/repressing Confucius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the negative/positive images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s of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and the long-term neglect of discussion on *Liezi*. Second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types of the image of Confucius in *Zhuangzi*, declaring that the author intended to exaggerate, draw metaphors, and transform the image of Confucius to apply his own concerns. Third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age of Confucius in *Liezi* compared with that in *Zhuangzi*, yet which does not transcend the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its (Pre-Qin) period. Finall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image of Confucius in *Zhuangzi* and *Liezi*.

Keywords: *Zhuangzi*, *Liezi*, the image of Confucius, Narrative

《莊子》、《列子》中的「孔子形象」*

李 隆 獻

一、前言

筆者近年來致力於探討「孔子」在先秦、漢初經、史、子文獻中的形象及其嬗變，〈《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¹透過敘事學觀點，探討《左傳》敘事立場與「仲尼曰」言論間的辨證關係；〈試論《左傳》「仲尼曰」敘事的經史學意涵〉²討論孔子、《春秋》與《左傳》三者的關係。二文基本上回應經、史學的相關議題，而輔以歷史敘事的觀點，省察《左傳》此一亦經亦史的先秦經典，如何引述孔子、運用其言論。2014年5月發表於「王叔岷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³則由經學延伸至史學、子學

* 本文乃筆者2013年行政院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先秦兩漢歷史敘事的省察與詮釋」之部分成果，蒙蔡瑩瑩賢弟協助蒐集資料、撰擬草稿、議論疑義；初稿曾於「北大—臺大中國古典文學與文獻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辦，2014年11月21、22日）宣讀，蒙評議人常森教授謬賞，並惠賜卓見，有所針砭；修訂稿復蒙《東亞觀念史集刊》二位不具名審查委員謬予肯定；謹此一併致謝。

¹ 李隆獻：〈《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臺大中文學報》第33期（2010年12月），頁91-138。

² 李隆獻：〈試論《左傳》「仲尼曰」敘事的經史學意涵〉，《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13輯（2015年4月），頁49-68。

³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14年5月24-25日）；修改後刊載於《文史哲》。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文與哲》第25期（2014年12月），頁21-76。

範疇，梳理「孔子形象」的歷時性變化，並嘗試分析不同時空情境、學派立場、論述策略與價值觀點，眾多不同學派、背景的文獻與論述，其形塑「孔子形象」的特色，及其學術意圖與意義。

在爬梳先秦至漢初文獻時，赫然發見後世所謂道家「學派」⁴的文獻——尤其是《莊子》、《列子》——對孔子的論述頗為特別，且饒富文學趣味。而上述諸文因涉及文獻眾多，討論之先秦諸子亦不限一家，故對相關文本之梳理分析，僅能簡略提及，而未暇全面論述。爰就《莊》、《列》二書之論述、型塑「孔子形象」之特色做一較為統整之論述，謹就教於海內外方家，敬祈不吝賜正，是所盼禱。

（一）前賢研究述略

關於近世以來之孔子研究，拙作〈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之〈一〉已有概略論述，⁵茲不複述。⁶王叔岷先生（1914-2008）〈論莊子所了解之孔子〉，⁷詳盡分析《莊子》中「本於論語之文」、「合乎孔子意旨之文」、「與孔子言行相反之文」等不同類型的孔子相關敘述，並專節討論「詆訾孔子」之議題，多方闡釋《莊子》開闢了儒家典籍中的孔子形象，並認為「莊子獨能跳出經典之外去了解孔子，他所了解的孔子，我認為更高一層」，⁸進而指出：

莊子假託孔子很多故事，往往透過一層來論述。有時表面上是

⁴ 「學派」一詞可能遲至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始見，但《莊子·天下》已述及儒、墨、道、法、陰陽五家「道術」的淵源。戰國時雖未必有「學派」一詞，隱約之中似乎已有類似概念，茲姑援引後世觀念稱之。

⁵ 可參該文注2-13。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頁22-25。

⁶ 歷代「莊子學」之研究，當推方勇《莊子學史》最為詳贍，第3冊末更附有〈一百年來莊子研究論文輯目〉230餘頁，其中頗有討論《莊子》中之「孔子形象」者。方勇：《莊子學史》（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冊3，頁677-912。

⁷ 王叔岷：《慕廬雜稿》（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論莊子所了解之孔子〉，頁1-25。

⁸ 王叔岷：〈論莊子所了解之孔子〉，頁21。

抑孔，是排孔，其實他在暗示了解孔子不要執著。要去掉形迹，要存真。⁹

王先生提出一個頗值得深思的重點：表面上看似「負面」的形象描繪，不必然等同於「詆訾」的意圖。這也讓我們得以更深入思索：《莊子》所描繪的「孔子形象」，有時乃具有文學／修辭——以《莊子》本身之語彙言，即「寓言」或「重言」——的功用，委婉曲折地傳達某些概念，而非針對孔子蓄意捏造或不諳相關史實。

關於《莊子》的孔子敘述，歷來有「抑孔」、「尊孔」二派，徐聖心先生〈「莊子尊孔論」系譜綜述——莊學史上的另類理解與閱讀〉¹⁰已有相當詳盡的統整與詮釋。實則此一議題，清儒林雲銘（1628-1697）早已論及，其《莊子因》卷首之〈雜說〉有云：

莊子另是一種學問，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今人把孔子與老子看做一樣，與孔子看做二樣，此大過也。

莊子宗老而黜孔，人莫不以爲然，但其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論。」何等推尊孔子？若言其宗老也，則老聃死一段，何又有「遁天倍情」之譏乎？要知著書之意、是非，固別有在難與尋章摘句者道也。¹¹

明白指出詮釋《莊子》不宜執著於「尊孔」／「抑孔」。不過，不論認爲《莊子》「尊孔」或「抑孔」，此類研究實際上仍以莊學爲主，旨在探討莊子如何回應孔學／儒學，儒、道二家有無會通之可能等，大抵偏向思想、哲學的探討。此外，關於其他道家文獻，如《列子》中的孔子形象，或因部分與《莊子》重疊，或因文獻性質較具爭議，前

⁹ 王叔岷：〈論莊子所了解之孔子〉，頁22。

¹⁰ 徐聖心：〈「莊子尊孔論」系譜綜述——莊學史上的另類理解與閱讀〉，《臺大中文學報》第17期（2002年12月），頁21-65。

¹¹ （清）林雲銘撰，〔日〕秦鼎增注：《增註莊子因》（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雜說〉，頁1上-2上。

賢也較少探論。

前賢論述儒道互動、莊子「尊孔」或「抑孔」等思想議題外，近人針對《莊子》中的「孔子形象」進行論述者，篇幅亦多：或以內、外篇為別，¹² 或以孔子形象類型為別，¹³ 又或探討相關思想意義、文學技巧、比較各家差異等。¹⁴ 上述研究，約可歸納為二：一、《莊子》

¹² 相關研究如曹小晶：〈從莊子內七篇中兩個不同的孔子形象談莊子之思想〉，《西安石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0卷第1期（2001年2月），頁77-80；秦瑞：〈論莊子內篇中的孔子〉，《語文學刊》2008年第11期，頁119-121；唐桃：〈從莊子內篇看莊周心中的孔子〉，《曲靖師範學院學報》第27卷第5期（2008年9月），頁54-59；陳林群：〈《莊子》筆下的孔子〉，《學術論衡》，2008年，頁5-20；陳林群：〈《莊子》外雜篇孔子形象疏證〉，《學術論衡》，2009年，頁5-16；劉予希：〈淺議《莊子·內篇》中的孔子形象〉，《魅力中國》2009年第35期，頁108；胡穎佳：〈從《莊子》內篇看莊子眼中的孔子形象〉，《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9卷第8期（2011年8月），頁143-146。

¹³ 相關研究如謝祥皓：〈略談莊子中的孔子形象〉，《齊魯學刊》1985年第5期，頁86-90；殷南根：〈對莊子書中的孔子形象的分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頁109-112；陳品川：〈莊子中的孔子形象〉，《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4年，頁76-82；李霞、李峰：〈從《莊子》中的孔子形象看先秦儒道衝突〉，《安徽史學》1996年第1期，頁15-17；任振鐸：〈《莊子》的孔子人物形象論〉，《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頁76-77；張岩：〈由儒而道及道家的代言人——《莊子》中的孔子形象分析〉，《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卷第2期（1999年6月），頁64-68；馬麗婭：〈試論孔子在莊子中的形象〉，《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4期，2003年，頁67-70；高慶榮、黃發平：〈莊子中不同的孔子形象分析〉，《通化師範學院學報》第25卷第1期（2004年1月），頁42-45；姚海燕：〈試析莊子一書對孔子形象的改塑〉，《湘潮》2007年第12期，頁52-53；尚建飛：〈寓言化的孔子形象與莊子哲學主題〉，《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3期（2007年5月），頁64-67；燕鋒：〈試析莊子中的孔子形象〉，《作家》2009年第10期，頁103-104；李琴、朱倩：〈莊子中的孔子形象及其意義〉，《安康學院學報》第22卷第5期（2010年10月），頁54-56；沈暉卿：〈潛藏的傳道者：試論莊子中孔子形象的兩面性及其轉變〉，《大眾文藝》2011年第17期，頁143-144。

¹⁴ 相關研究如方勇：〈論莊子中孔子形象的多面性與解說者的偏執〉，《中國文學研究》1994年第2期，頁50-54；周淑舫：〈簡論《莊子》書中孔子形象的文學價值〉，《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994年第3、4期合刊，頁31-33。霍松林、霍建波：〈論孟子、莊子中的孔子形象〉，《蘭州大學學報

中的孔子形象並不一致，甚至可能有所矛盾。二、多數論者認為《莊子》內篇的「孔子形象」偏向正面，外、雜篇則爭議較大。¹⁵

上述的前賢研究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基礎；然而，筆者在爬梳諸多前賢研究時，也發現論者有時相當程度將「儒道之辨」與「形象正反」比併而論，如《莊子》雜篇〈漁父〉中的孔子，李琴、朱倩認為乃呈現「自愧不如得道者，謙虛好學」¹⁶的形象，李霞、李峰卻認為是「拘禮循規的偽君子」。¹⁷何以同一文本中的孔子，其形象在某些論者眼中屬正面，對其他學者而言卻是負面？筆者以為可能有兩個原因：一、對同一形象描繪，論者的詮釋選擇不同。二、基於「儒道對立」，以及司馬遷（約前145-約前87）所謂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¹⁸的印象，遂認為《莊子》所描繪的孔子形象必然不會全善，故即使「謙虛」的描寫也自然被理解為「偽

（社會科學版）》，2004年，頁10-15；徐克謙：〈莊子與老年孔子〉，《許昌師專學報》第19卷第6期，2006年，頁81-84。

¹⁵ 本文初稿於「北大—臺大中國古典文學與文獻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辦）宣讀，蒙評議人常森教授惠予指教：「《莊子》內篇之孔子形象較好，相對的，老子的地位較低；外、雜篇則相反，老子地位擡升而有貶抑孔子的現象。」按：此一論述可分為幾個層次討論：第一、《莊子》內篇對老子均稱「老聃」，外、雜篇始有「老子」之稱。就稱呼言，或許暗示外、雜篇對老子較為尊崇，不過就內容言，內篇的老子相關敘述也不至太低。第二、孔子在內篇與外、雜篇的形象差異與原因，詳下文，而老子形象之高低則非本文論題焦點；不過在《莊子》中，孔子與老子的關係，是否必然對立，或一正則一反的人物，本文持保留態度，主要乃因《莊子》好用寓言、重言，加以詼諧靈動，往往借用人物某一面的形象加以擴充、誇張，以論述自身哲理，又敢於諧擬嘲諷，故而即使大開孔子玩笑，也未必出於尊崇老子；即使尊崇老子，亦不妨其欣賞孔子，是故老子與孔子形象的昇降是否有必然關係，仍待察考。第三、所謂外、雜篇孔子形象不佳，主要見於〈盜跖〉，其他則與內篇並無極端差距。整體而言，《莊子》顛覆孔子形象的敘寫頗多，不拘內、外、雜篇，但「顛覆」未必等同於「負面形象」或「詆訾」孔子，說詳下文。

¹⁶ 李琴、朱倩：〈莊子中的孔子形象及其意義〉。

¹⁷ 李霞、李峰：〈從《莊子》中的孔子形象看先秦儒道衝突〉。

¹⁸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方研究所，1932年），卷63，〈老子韓非列傳〉，頁10。

君子」。

面對上述情形，筆者以為可說者有三：一、先秦時期，後世所謂的「道家」學派尚未完全定型，尤其以莊子之獨特超群，未必即依附於任一學派；而所謂的「儒家」，在先秦時代則派別眾多，非僅後世主要以子思、孟子為主的儒家而已；¹⁹ 則所謂「儒道對立」之議，在面對先秦文獻時，實須以較寬之標準看待，不宜以為《莊子》論「儒」必然與「道家」勢不兩立、水火難容。二、戰國時期，孔子言行事蹟之流傳及其形象之發展，已有相當的累積，在戰國諸子間逐漸形成某些具有共識的形象，則《莊子》所形構的「孔子形象」若有其特殊之處，理當為回應其當代形成的各種「孔子形象」，而不會只是針對「儒家」而已。三、承前所論，孔子具有不同的形象，實乃相當尋常之事，如《墨子》中即並存極度詆毀孔子與肯定孔子學說的篇章，²⁰ 更值得注意的問題應是這些形象有無特殊意涵。

綜而言之，在討論所謂道家「尊孔」或「抑孔」之前，更應仔細分析、思辨的問題是：《莊》、《列》二書中的孔子究竟具有何種形象？其形象與其書／學派所欲傳達的內容又如何配合？換言之，若果《莊》、《列》出現符合儒家概念或孔子自身事蹟的形象，而作者強烈批評之，則當然可視為反對孔子及其學說的表現。然而，若其已將「孔子形象」進行顛覆或負面描繪，則理應視為一種「寓言」，或「正言若反」的文學修辭，則即使《莊》、《列》二書對此一「孔子」大加推尊崇仰，也不應完全視為肯定；而若其對此一形象嚴厲批判，則也很有可能是一種委婉的肯定，或者如王叔岷先生所謂「跳出經典之外

¹⁹ 《韓非子·顯學》：「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見張覺：《韓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19，頁1234。

²⁰ 說可參拙作〈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第3節「出土文獻與先秦諸子的孔子形象及其表現形式」之第2小節「儒墨二家對孔子地位的爭議」。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頁46-53。

去了解孔子」的表現。

(二) 研究方法與研究材料

承上所述，本文研究方法與前賢的不同切入點主要在於：一、在前述綜觀先秦、漢初資料中的「孔子形象」之類型與演變基礎上，重新省察《莊》、《列》二書描繪的「孔子形象」有何學術／學派特色。二、《莊》、《列》二書，除富哲理之外，亦富文學價值。本文將側重探討其運用文學技巧呈現「孔子形象」的意涵。

筆者〈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曾統整、歸納孔子具有良臣／政治家、老師、聖賢等三大形象。「政治家」形象的孔子，往往與孔子周遊列國而不遇之事蹟，以及其於諸侯間推行「禮」、「仁」思想的言行相關；「老師」形象的孔子，則往往伴隨著博物多聞、好學不倦的事蹟，以及涉及孔子與諸弟子間的對問言論；「聖賢」形象的孔子，則有修訂「六經」、無所不知、評斷是非等近乎完美無瑕的權威表現，也包含獲麟、為素王等相關論述。上述形象雖強調重點不同，大體皆屬正面；不過先秦、漢初文獻也有少數較為不堪，甚或幾乎背離孔子行事的負面形象。²¹

世所公認的「道家」文獻，《老子》未有片言隻語提及孔子，本文之主題又偏向探討「人物形象」，故主要就較富文學表現的《莊子》、《列子》進行論析。《列子》的文獻性質，長期以來多遭學者質疑，指為漢、晉偽作，謂其乃雜抄諸子書而成。²² 本文仍討論《列子》的主要原因有二：一、其收錄之孔子事蹟，在道家文獻中，數量僅次於《莊子》，且可與《莊子》參照、比較。二、即使《列子》成書時代較晚，或有漢晉間人「以意附益」²³、「採集道家之言協合而

²¹ 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頁46-59。

²² 相關論述可參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附錄三·辨偽文字輯略〉，頁278-348。

²³ 姚鼐：《惜抱軒文後集》，〈跋列子〉，收於楊伯峻：《列子集釋》，〈附錄

成」，²⁴ 但其收錄、附益之材料，雖未知原本是否屬於《列子》，²⁵ 但仍反映先秦兩漢之部分道家思維，實尚有探討、論析之價值。

至於其他道家文獻，如《文子》、《鶡冠子》、《鬻子》等，除相關篇幅極少外，尚因成書性質複雜，並有偽作、晚出等疑慮，又限於篇幅，本文無暇論及，讀者察之。

二、《莊子》中「孔子形象」的特色

筆者〈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已提出《莊子》中的孔子形象，最具特色的重點在對孔子流傳於先秦諸子間的既有形象進行顛覆與諧擬。其詳約可歸納為三：一、維持孔子部分既有形象，而代換以帶有《莊子》思想特色的言論。二、顛覆既有形象，嘲諷孔子，傳達《莊子》所欲表達的某些概念。三、形塑完全不符孔子的言行，營造負面形象，寄寓對當世的憤懣之情。此處所謂「顛覆」，指孔子本有某一形象，而作者刻意作出相反的描繪，如孔子以好學不倦聞名，而作者故意寫孔子「絕學」；而所謂「負面」、「不符孔子言行」，則指孔子在先秦經、子、史文獻中絕少出現如此形象，如諂媚人主、屈服強權等。此類「孔子形象」不論在古代或現當代，可說均非共識，即前文所謂將對其他後學儒者之批判與負面觀感歸諸孔子。以下分別舉例述論之：

三·辨僞文字輯略》，頁295。

²⁴ 梁啟超：〈古書真僞及其年代〉，收於楊伯峻：《列子集釋》，〈附錄三·辨僞文字輯略〉，頁299。

²⁵ 王叔岷先生根據《淮南子》所見之《列子》文字，謂：「今傳張湛《注》本《列子》，雖後人有所增益，而各篇之文，實多出先秦，與《莊子》關係尤鉅。」說見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講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專刊之2，1992年），頁162。

(一)、維持孔子既有形象，而為《莊子》立論代言

誠如諸多前賢指出，《莊子》內篇與外、雜篇對「孔子形象」的描繪略有不同：內篇之「孔子」通常維持上述既有形象，尤其是師弟對問的對話型態、重視「為政」之道的相關論述。典型的例子，如〈人間世〉孔子分別與將前往他國的顏淵、葉公子高對話，均涉及現實中如何治國與為政的論述，但其言論重點則為傳達《莊子》思想。在與顏淵的對話中，顏淵乃主動辭行，秉持「治國去之，亂國就之」的想法，希望輔佐衛君；孔子卻大潑冷水，指其「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並且進一步轉而論述道家專屬的「心齋」：

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²⁶ 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²⁷

葉公子高則是被派遣出使齊國而滿心惶恐，孔子雖勉勵其努力建功立業，最後卻仍不忘點出「忘身」、「遊心」的道家論述：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²⁸

〈人間世〉此二則對話篇幅相銜，皆藉由孔門人物談論為政處世之艱

²⁶ 俞樾《諸子平議》：「『聽止於耳』應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乃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為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見俞樾：《春在堂全書》，光緒二十五年（1899）重定本（臺北：中國文獻出版社，1968年），冊2，卷17，《諸子平議》，頁8-9。

²⁷ （清）郭慶藩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2年），卷2中，頁147。

²⁸ （清）郭慶藩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卷2中，頁155、160。

難，呈現「人間世」之複雜，並點出「心齋」等莊子獨到的重要概念，實非儒家學派之「孔子形象」。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就先秦文獻言，不論《墨子》、《孟》、《荀》與《韓非子》，甚或出土文獻，孔子的對話與互動對象，概以魯國君臣、孔門弟子為主，他如葉公子高、衛靈公等，也都是與孔子同時、有文獻可徵的歷史人物。在上述例子中，此一基本框架仍然維持。實則借「孔子」之口為自身學說代言的現象，絕不限於《莊子》，《荀子》、《韓非子》、《列子》等也都有此現象。必須思考的是，對於《莊子》內篇孔子所具有的較正面形象，學者有時不免欣欣然以為儒道可以會通，卻忽略了這其實是先秦諸子共通的一種論述方式：借用較為知名的人物為己說背書；²⁹而既然是作為自身學說的代言人，自然不會營造過於負面的形象。然而，這並不能做為儒、道學說可以會通的充分條件；若僅因「孔子」闡發莊子之理論便援引為二家學說可以會通之理據，則法家論述之孔子也時有替法家代言者，則豈不也可說「儒法會通」？換言之，吾人必須認識到，就先秦諸子的論說習慣而言，運用「知名人物」為自身學說代言，乃極為普遍的現象，既不完全等同對該人物的崇敬，也不保證對其學派具有理解或嚮往。³⁰

上述〈人間世〉論述的「孔子」，若放在先秦諸子對「孔子形象」的使用類型中，其實並不特出。然而，在〈德充符〉、〈大宗師〉以及外、雜諸篇中，部分載錄雖仍維持孔子既有的形象，但與「孔子」對話者則多跳脫孔門弟子，以及實有可徵之人以外，呈現亦真亦幻、時儒時道的多種面貌。如〈德充符〉載錄「兀者叔山无趾踵見仲尼」事：

²⁹ 如《荀子》中有名的「誅少正卯」、《韓非子》中假借孔子推行法治等，說可參拙作〈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第3節「出土文獻與先秦諸子的孔子形象及其表現形式」。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頁42-59。

³⁰ 近年出土之楚簡亦有不少藉孔子論述其學說的情形，或亦當如是觀。

魯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見仲尼。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

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³¹

文中的孔子，保有「好學」與謙虛的形象，以及勉勵弟子的話語，與《論語》中的孔子幾無差別。然而與其對話的叔山无趾，應屬寓言式的虛擬人物，且與「老聃」評論孔子。這在先秦文獻中堪稱特別，因為通常都是論者使用「仲尼曰」／「孔子曰」來評論人、事。孔子本身做為「被評論」的對象，除了儒家學派偶有讚美、崇敬孔子之語外，並不常見。除了本例之外，最為知名的即是大量孔子與「老聃」的對話與互動；此外尚有與楚狂接輿、王骀、痾偻承蜩者、大公任、子桑寧、溫伯雪子、盜跖、漁父等人的互動，都不讓孔門弟子專美於前，而與孔子有種種論辯或往來。這些人物均甚少見於史冊或其他子書，很可能是《莊子》學派想像力的發揮或寓言寄託的產物。就此一特色而言，或許莊子乃是希望跳脫「名」的束縛：在這樣寓言式的書

³¹（清）郭慶藩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卷2下，頁202-205。關於「天刑之，安可解」，歷來眾說紛紜，或以為直接批評孔子受禮教之桎梏，或以為乃隱含對孔子際遇之慨嘆。因前賢論述已多，且本文主要討論人物形象、對話型態等，故此不深入論述個別文句之詮釋。

寫中，其人雖名曰「孔子」，然論其內涵或「聞道」與否，卻未必優於那些殘疾老弱、甚或盜寇、狂徒之流；而唯有超越表象與虛名，不執著於身分與成見，直視內在、返歸本心，方為道家追求之境界，此乃《莊子》既能發揮想像與創意，又能結合其重要哲思的高超文學表現。

（二）顛覆既有形象，諧擬、嘲諷孔子

先秦諸子書中，孔子的「老師」形象可謂確立不移，且有愈益崇高的趨勢，從單純的師弟對問，到為政者求教、問政於孔子，並採納其意見，孔子的形象逐漸由「人師」發展而至於「王者師」。諸子透過「對問」模式，給予孔子很大的發言空間，闡述各種理念；而在敘史文獻中，孔子「博物多聞」的形象，也使其往往體現為「解答者」、「評論者」的角色；³²但在《莊子》中，此一形象與對問角色，同樣被顛覆，有不少載錄，孔子成為「對問」模式中的「聽話者」而非闡述者，如〈大宗師〉載：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³³曰：「可矣，猶未也。」

³² 可參拙作〈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第3節「出土文獻與先秦諸子的孔子形象及其表現形式」。

³³ 王叔岷先生曰：「案：《淮南·道應篇》『仁義』二字與『禮樂』二字互錯。審文意，當從之。《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本書〈知北遊篇〉亦有此文）《淮南·本經篇》：『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偽《文子·下德篇》亦有此文）道家以禮樂為仁義之次。禮樂，外也；仁義，內也。忘外以及內，以至於坐忘。若先言忘仁義，則乖厥旨矣。」見王叔岷：《莊子校釋》（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2年），卷1，頁61下-62上；亦見王叔岷：《莊子校詮》（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88，1988年），卷6，頁268。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³⁴

此段載錄可分為三節：前二節孔子仍保有「老師」形象，指點顏回「可矣，猶未也」；第三節則呈現對顏回達到的「坐忘」境界感到驚奇、不解，轉而求問於顏回，顏回則論述何謂「坐忘」云云。文末的孔子成為求教者，甚至說「丘也請從而後也」，此堪稱《莊子》對既有「孔門師弟對問」模式做出的一種翻轉與諧擬（parody）。³⁵

另外，不論《左傳》、《國語》，或儒、墨諸子，對孔子「好學」、「多聞」形象，通常表現出正面的稱許；《莊子》書中，此一常見的特質也經常被刻意顛覆、翻轉，如外篇〈山木〉描寫孔子「絕學」：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

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其愛益加進。³⁶

若將此段載錄與《論語·衛靈公》相較，則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徵：

³⁴ (清)郭慶藩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卷3上，頁282-285。

³⁵ 《莊子》或揚孔或抑孔，對老子亦然，蓋皆欲破除「聖迹」之執著，此意王叔岷先生多有發揮，說可參王叔岷：《莊子校註》。

³⁶ (清)郭慶藩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卷7上，頁684-686。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³⁷

兩相對比，可見《莊子》對孔子「老師形象」的顛覆與諧擬表現在幾方面：一、孔子綜述周遊列國之不遇，並為此感到困惑、挫折，乃求教於子桑雎，子桑雎則扮演解惑者的角色，這是《論語》或其他史書殊為少見的，如〈衛靈公〉所載，子路對師徒一行遭遇有所不滿與埋怨，孔子卻安然勉勵之，〈山木〉所載卻正好相反。二、子桑雎所謂「君子、小人」云云，似乎帶有對《論語》常見的孔子言論以「君子小人」對比的模仿意味。三、最後孔子欣然受教，並「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而弟子「愛益加進」，此種形象描繪，與《論語》中「學而不厭，誨人不倦」³⁸的孔子形象，也呈現倒反而有趣的對比。

綜觀《莊子》對孔子「老師」形象與「博學」特色的刻意倒反描繪，乃至嘲諷諧擬者，數量相當可觀。值得思索的是，這樣的「顛覆」——將孔子從「老師」轉換為「學生」、將其「博學」翻轉為「絕學」——並不必然等同於對孔子的負面評價。筆者以為，在《莊子》諸篇成書時期，孔子的老師形象與相關事蹟，在戰國諸子之間，當已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識，在此基礎認識上，《莊子》借用孔子最為知名的「博學」形象而刻意翻轉之，讓這位當世公認的學者／老師承認自己的困惑、無知，甚至轉而被學生教導、乃至絕學捐書。這種形象的反差，或許正是為了呈顯「知識」實有其極限，進而指出生命的價值與智慧不應受限於書本的字句或歷史的陳蹟，若如儒家學派徒然侷限於知識的講求，將無法觸及生生不已、變化無窮的性命之道。³⁹

³⁷ (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卷15，頁1下。

³⁸ 《論語·述而》：「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論語注疏》，卷15，頁1下。

³⁹ 〈養生主〉開篇即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巳矣。」〈秋水〉：「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

在此一意旨下，論者所謂儒、道之爭或「詆訾」之議，顯然並非《莊子》的論述重點，而其所描繪之孔子形象，正是在承認其既定形象的基礎認識上，刻意做出的諧擬、寓言式論述，若欲討論其屬正面或負面，可說只有文學描繪的意義，而不能直接等同於哲學思想的會通或敵對。

（三）不符孔子既有形象，寄寓對當世之憤懣

上述二種《莊子》中呈現的孔子形象，可說都非針對孔子本人的事蹟或學說進行批判或論斷，而僅借用孔子既定的某些形象加以變化運用。然而，如同許多學者指出，《莊子》也確實可見某些「詆訾」孔子之論述；王叔岷先生〈論莊子所了解之孔子〉即曾專節討論此一議題。在這些基礎上，本文僅補充討論此類論述中的「人物形象」論題。

在雜篇〈盜跖〉中，學者爭論的重點通常聚焦於盜跖痛斥孔子的種種話語，如：

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⁴⁰

也。」並為此意，皆欲破除對知識之執著。（清）郭慶藩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卷2上，頁115；卷6下，頁568。

⁴⁰（清）郭慶藩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卷9下，頁991-992、996、1001。

然而，誠如王叔岷先生所論，通觀盜跖言論，其所「詆訾」的對象既多且廣，上至黃帝、堯、舜，下至伯夷、叔齊，可謂罵盡天下之聖賢，非僅針對孔子一人而已。其言論雖嫌偏激，但也確實點出人世間之虛偽矯作，並痛陳各種暴行、私慾乃假借忠孝仁義之名而行；就此觀之，盜跖／《莊子》的言論實際上並非針對「孔子」進行批判，而是藉此抒發其對當世風氣的種種感慨與憤懣。

另外，學者較少注意的是，〈盜跖〉中的孔子言行，與常見的孔子形象不甚符合，反而較近於戰國時期的說客形象：

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⁴¹

文中之孔子對大盜竟俯首稱臣，甚至以劃地封侯爲利誘之言，此種形象明顯近於戰國時期遊說人主以求榮華之說客，而迥異於《論語》、《左傳》等經、史文獻中的孔子形象。⁴² 這樣的「孔子」，莫說盜跖，即若真孔子復生，恐怕也不會肯定。然而有趣的是，學者周淑舫指

⁴¹ (清)郭慶藩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卷9下，頁993-994。

⁴² 如《論語》中，孔子對權臣季孫、陽貨等，向來不假辭色，遑論諂媚討好，相關事例可參考〈八佾〉篇、〈陽貨〉篇。(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論語注疏》，卷3，頁1；卷17，頁1。又如《左傳》中，面對大國武力相脅，孔子也臨陣不亂、不卑不亢，見《左傳》定公十年。(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卷56，頁2上-4上。文長不具引。

出，所謂「詆訾孔子之徒」的〈盜跖〉、〈漁父〉等篇，對「孔子」形貌動作的描繪，反而最為仔細，且富文學性：

《莊子》書中孔子動作描寫比較連貫完整的是〈盜跖〉篇。……「趨、進、避、反走、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髻、失、據、低」，一氣哈成，連用了十二個動詞，把孔子拜見盜跖的過程描寫出來，從中惟妙惟肖地展示了孔子前後截然不同的性格。去見盜跖，躊躇滿懷；見過盜跖，情緒頹喪。除了〈盜跖〉篇外，比較連貫的動作描寫還有〈漁父〉篇。……這些描寫，與後世文學創作中塑造人物的行動描寫，實在談不上是成熟的藝術方法。但是，在刻劃人物性格上，它不失為同時代著作中的獨到之筆。⁴³

〈盜跖〉對孔子的言行舉止花了頗多筆墨，卻形塑出戰國說客的形貌，似乎說明了對所謂「孔子」的文學性創造與誇飾意圖，實高於對真實歷史的考量與對孔子人格的掌握。這種其實並非孔子的「孔子」形象，是否算是一種「醜化」，⁴⁴ 意見容或不一，但筆者認為，《莊子》／盜跖在此所「詆訾」的對象，應是更為廣義的「孔子之徒」⁴⁵——即號稱尊崇孔子為宗師的各家各派儒者——而非針對孔子；只是當《莊子》所欲批判的對象往往號稱「孔子後學」，則以孔子為一「箭垛式人物」，⁴⁶ 並將後學儒者的負面形象歸諸其「宗師」，似乎也是相當

⁴³ 周淑舫：〈簡論《莊子》書中孔子形象的文學價值〉，頁33。

⁴⁴ 當然，學者或可指責《莊子》不顧史實，不過若以「符合史實」為標準與否而論，則儒家學派過度推尊孔子的種種論述，恐也應受同樣的質疑與批評；且先秦諸子為文，乃以論道陳說為首要目的，嚴謹的歷史載錄本非其核心關懷，故此暫不討論諸子描繪的孔子形象是否符應歷史的問題。

⁴⁵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即謂《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63，頁10。

⁴⁶ 此一名詞由胡適先生提出，指某些著名人物如黃帝、周公、包拯等，其形象與事蹟在民間長期流傳之下，遂逐漸疊加更多傳說與故事。說見胡適：《〈三俠五義〉·序》，收於《胡適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社，1986

合理的選擇。

綜而言之，《莊子》中不乏負面的孔子形象，雖限於篇幅無法一一討論，但面對這些較為特殊的「孔子形象」時，實應先審慎分辨此種描繪是否符合「孔子形象」在先秦時期的發展軌跡，再省察《莊子》對此形象的評價。當《莊子》所描繪的孔子，其實已經出之於文學誇飾，或代表、寄託更廣義的儒者弊端時，或許應當超越「孔子形象」之表象，而專注於《莊子》所欲寄寓的意涵，以免治絲益棼。

三、《列子》中的「孔子形象」

相對於《莊子》書中的孔子有多種多樣的形貌與創意，時代較晚的《列子》並未超越《莊子》的文學表現，其所呈現的孔子形象，或承襲《莊子》而發展，或符合先秦時期常見的孔子形象。以下略舉數例述論之。

（一）踵承《莊子》對孔子形象的發揮

前賢多已指出《列子》有不少篇章承襲《莊子》，如關於孔子的載錄，〈黃帝〉篇所載「孔子答顏淵論津人操舟」、⁴⁷「孔子問諸呂梁善水者」、⁴⁸「孔子問諸痾僂承蜩者」⁴⁹諸章，皆近似《莊子·達生》。另外，上述《莊子》對孔子形象描繪的特色，如孔子與道家人物的大量互動、嘲諷孔子的博學多識等，也見諸《列子》部分篇章，如〈天瑞〉篇載孔子與林類的對話：

年），冊13，《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頁89-123。孔子雖非傳說人物，但就先秦諸子書中所見，孔子事蹟的流傳廣度，堪稱不下於黃帝、周公。

⁴⁷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2，頁59-62。文長不具引。

⁴⁸ 楊伯峻：《列子集釋》，卷2，頁62-64。文長不具引。

⁴⁹ 楊伯峻：《列子集釋》，卷2，頁64-66。文長不具引。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

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⁵⁰

文中的孔子不僅肯定林類，並且相較於子貢之「不喻其意」，堪稱林類的知音。此段載錄一方面展示了孔子對道家人物的傾慕與尊崇，另一方面也維持了常見的孔門弟子互動描寫。此種描寫，以孔子與可能是虛構的道家人物互動，展現孔子對這些「得道者」的認同，頗類《莊子》中孔子與漁父、老聃等人的互動描寫。

較值得注意的是，《列子》有〈仲尼〉篇，前半部描述孔子的相關事件堪稱豐富，如孔子與顏淵論「知」：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

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

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

⁵⁰ 楊伯峻：《列子集釋》，卷1，頁23-25。

聞，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

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⁵¹

此段敘事值得注意者有三：一、其內容以子貢、顏回與孔子互動對話爲主，基本架構仍是常見的師弟對問型態。二、「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云云，並非出自《論語》，而語出《周易》，⁵²此處將之歸諸孔子，當是漢代經學昌盛以後的思想。三、以孔子之口，卻宣傳道家式論述，如「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等觀念，與《莊子》中刻意描寫孔子「絕學」的面相頗爲近似。

（二）延續先秦時期發展出的孔子形象

承上所論，就創造性與文學性而言，《列子》的孔子形象描繪，

⁵¹ 楊伯峻：《列子集釋》，卷4，頁114-117。

⁵² 《周易·繫辭上》：「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卷7，頁10上。

之所以不能超越《莊子》，也表現在大量使用先秦諸子既定的孔子形象。綜觀《列子》全書，絕大多數孔子的相關載錄，大抵視孔子為聖賢、博學多聞者，並有許多視孔子為權威性「評論者」的段落，如〈黃帝〉篇孔子與弟子論晉國寵臣「商丘開」；⁵³〈周穆王〉篇著名的「鄭人獲鹿」故事，稱世間唯「黃帝、孔丘」能辨覺夢之際；⁵⁴〈說符〉篇論魯施氏二子或好兵，或好學，文末有「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之言。⁵⁵ 此類展現博物多聞、論斷人事的孔子形象，正是先秦諸子最常見的型態。

此外，不同於《莊子》對孔子不時做出大膽的諧擬與嘲諷，《列子》則以肯定孔子的論述居多，只不過其肯定的面向轉為具有道家色彩的論述，如〈說符〉載孔子評論趙襄子：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⁵⁶

此段載錄先敘趙襄子攻翟而有憂色，乃論德行積累之重要；次記孔子

⁵³ 楊伯峻：《列子集釋》，卷2，頁53-57。文長不具引。

⁵⁴ 楊伯峻：《列子集釋》，卷3，頁107-108。文長不具引。

⁵⁵ 楊伯峻：《列子集釋》，卷8，頁245-246。文長不具引。

⁵⁶ 楊伯峻：《列子集釋》，卷8，頁251-252。

對趙氏的肯定評論，點出有道者方能「持勝」；末則為《列子》作者對孔子的評論，指其有力而「不肯以力聞」，得出「善持勝者以彊為弱」的結論。若略去末段評論，則此種以孔子評論為政者之言行的記述，實與《左傳》「仲尼曰」／「孔子曰」的型態相當類似，⁵⁷且孔子仍以正面形象出現，其所論以賢主當懷憂患之心，警惕因勝而驕必致敗亡云云，亦屬常見之論，未必能定為道家之說；但加上末段針對孔子的論述與推崇，強調「以彊為弱」的概念與詮釋，乃確為道家推崇的「守柔」、「不爭」思維。

綜上所述，可知《列子》雖公認為道家文獻，但仍有以孔子為聖人的傾向，同時並無太多嘲諷、抨擊孔子或儒家後學的篇章，這或許是增入了漢代以後文獻的結果。少數看似並不推崇孔子的篇章，其意旨則尚有討論空間，如〈湯問〉載「兩小兒辯日遠近」事：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⁵⁸

此則載錄以孔子遭兩小兒奚落「孰為汝多知乎」作結，似乎意在挑戰孔子「博學多聞」的形象，但晉人張湛《注》則以《莊子》「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詮釋之，⁵⁹唐人盧重玄《解》則曰：

一曲之辯，聖人所以未嘗說也。夫不決者，非不知也。世人但

⁵⁷ 相關事例可參拙作《〈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試論《左傳》「仲尼曰」敘事的經史學意涵〉二文。

⁵⁸ 楊伯峻：《列子集釋》，卷5，頁168-169。

⁵⁹ 張湛《注》：「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互相起予也。」楊伯峻：《列子集釋》，卷5，頁169。

以問無不知爲多，聖人以辯之無益而不辯。若有理無理一皆辯之，則聖人無益之勞實亦多矣。⁶⁰

則此則載錄究竟乃借用孔子說明知識有其極限，抑呈現某些事情乃「辯之無益」，似待商榷。若屬前者，則與《莊子》嘲諷孔子者近似；若爲後者，則仍推崇孔子爲聖人。不過整體而言，此類載錄在《列子》究屬少數，無論如何仍不似《莊子》活潑且大膽地挑戰、嘲弄孔子。

綜上所述，可知《列子》對孔子雖少負面形象，但也經常運用或利用孔子的既定形象，爲己說代言，或將孔子詮釋爲道家觀點的「聖人」。整體而言，《列子》中的孔子形象在文學創造的層面上，無法超越《莊子》；在利用孔子闡發自身學說、作爲特定人事之評論者等事例上，則與先秦諸子常見的運用手法並無太大差別，其「孔子形象」之特色，並不鮮明靈動。

四、結論

透過上文粗略省察《莊子》、《列子》中的「孔子形象」，約可歸納出幾個值得思考的議題：

首先，就孔子形象在《莊子》、《列子》二書的整體特色言：儘管「孔子形象」在戰國以降，似已具有某些固定的樣態，如：博聞、老師、地位可與聖王並列等；各家的「孔子論述」也大體已有常見的模式，如「師弟對問」之體裁、以「孔子曰」作爲評論等。但因學說、論述目的之不同，各「學派」仍在這些既定模式中，變創出不同的孔子形象與論述，立場明顯迥異於儒家的《莊子》，創發性尤爲明顯，如對既定論述模式的顛覆、對人物關係的重新詮釋等。道家講求超越表象、擺落世俗成見、追求正道，或許也體現在其勇於挑戰、顛覆孔

⁶⁰ 楊伯峻：《列子集釋》，卷5，頁169。

子的既有形象之上，企圖透過這些別致而不同尋常的論述，促使讀者產生反思。

其次，就《莊》、《列》二書對孔子的評價言：如上所論，孔子形象之「正面」或「負面」，可能正是道家所欲去除之「形跡」，未必能等同於「尊孔」或「抑孔」。如《莊子》雖運用各種文學化、寓言化敘寫，對孔子形象不無嘲諷，甚至有不符孔子人格，或者醜化的誇張敘述，但此種誇張與顛覆，並不影響與孔子相關之既定歷史事實，反而促使吾人產生更多反思。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先秦諸子之立說，乃以陳說己見、辯難說服為最重要目的，其所援引之事例、人物，往往以能吸引受諫者為優先考量，是否符合歷史事實則較少慮及與重視；「孔子」因其重要之學術地位，在先秦諸子中被多方運用。道家之外，法家與儒家各派，未嘗不借用「孔子故事」來論理陳說，其中究有多少真實，殊未可知，故而實不宜輕易以後世「儒道對立」之既定印象，評斷道家文獻中的孔子形象。筆者以為，與其斷然判定某「學派」尊孔或抑孔，不如嘗試以同理、欣賞的態度，省視在不同理論與觀點的詮釋下，不同於儒家的學者，對於孔子此一文化／學術巨人，如何做出相應的敘述，以及「孔子形象」如何轉化、運用於各種多元的學說、理念之中，進而發揮其不同的效用。

復次，就《莊》、《列》二書之「孔子形象」異同言：《莊子》對孔子形象的描繪堪稱豐富多樣，甚或正反矛盾，同時也較為大膽的挑戰某些孔子既定的形象與特徵；這些描繪可說都呼應《莊子》獨特的文學風格，而透過此類獨特的「孔子形象」，促使讀者在乍看之下雖則可能令人詫異，卻也耐人尋味的描述中，反思有關「知識」、「生命」與「道德」等議題。相對的，時代晚於《莊子》的《列子》，其「孔子形象」則顯得較為單一，沒有超越《莊子》的獨到創發，大抵沿用既有的孔子形象，雖無明顯批評、醜化孔子之跡，但對孔子形象並無太大變創，給予讀者的閱讀效果遠不如《莊子》之引人深思。

徵引書目

- 王叔岷：《莊子校釋》，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2年。
- 王叔岷：《莊子校詮》，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88，1988年。
- 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講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專刊之2，1992年。
- 王叔岷：《慕廬雜稿》，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
- 方勇：〈論莊子中孔子形象的多面性與解說者的偏執〉，《中國文學研究》1994年第2期，頁50-54。
- 方勇：《莊子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 孔穎達等正義，阮元校勘：《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 孔穎達等正義，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 司馬遷著，〔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方研究所，1932年。
- 任振鎬：〈《莊子》的孔子人物形象論〉，《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頁76-77。
- 邢昺疏，阮元校勘：《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 李琴、朱倩：〈莊子中的孔子形象及其意義〉，《安康學院學報》第22卷第5期，2010年10月，頁54-56。
- 李隆獻：〈《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臺大中文學報》第33期，2010年12月，頁91-138。
- 李隆獻：〈試論《左傳》「仲尼曰」敘事的經史學意涵〉，《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13輯，2015年4月，頁49-68。

- 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文與哲》第25期，2014年12月，頁21-76。
- 沈暎卿：〈潛藏的傳道者：試論莊子中孔子形象的兩面性及其轉變〉，《大眾文藝》2011年第17期，頁143-144。
- 李霞、李峰：〈從《莊子》中的孔子形象看先秦儒道衝突〉，《安徽史學》1996年第1期，頁15-17。
- 尚建飛：〈寓言化的孔子形象與莊子哲學主題〉，《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3期，2007年5月，頁64-67。
- 周淑舫：〈簡論《莊子》書中孔子形象的文學價值〉，《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994年第3、4期合刊，頁31-33。
- 林雲銘撰，〔日〕秦鼎增註：《增註莊子因》，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
- 姚海燕：〈試析莊子一書對孔子形象的改塑〉，《湘潮》2007年第12期，頁52-53。
- 胡適：《胡適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社，1986年。
- 俞樾：《春在堂全書》，臺北：中國文獻出版社影印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重定本，1968年。
- 胡穎佳：〈從《莊子》內篇看莊子眼中的孔子形象〉，《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9卷第8期，2011年8月，頁143-146。
- 徐克謙：〈莊子與老年孔子〉，《許昌師專學報》第19卷第6期，2006年，頁81-84。
- 殷南根：〈對莊子書中的孔子形象的分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頁109-112。
- 唐桃：〈從莊子內篇看莊周心中的孔子〉，《曲靖師範學院學報》第27卷第5期，2008年9月，頁54-59。
- 秦瑞：〈論莊子內篇中的孔子〉，《語文學刊》2008年第11期，頁119-121。
- 徐聖心：〈「莊子尊孔論」系譜綜述——莊學史上的另類理解與閱

- 讀》，《臺大中文學報》第17期，2002年12月，頁21-65。
- 高慶榮、黃發平：〈莊子中不同的孔子形象分析〉，《通化師範學院學報》第25卷第1期，2004年1月，頁42-45。
- 馬麗婭：〈試論孔子在莊子中的形象〉，《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4期，2003年，頁67-70。
- 曹小晶：〈從莊子內七篇中兩個不同的孔子形象談莊子之思想〉，《西安石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0卷第1期，2001年2月，頁77-80。
- 張岩：〈由儒而道及道家的代言人——《莊子》中的孔子形象分析〉，《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卷第2期，1999年6月，頁64-68。
- 陳林群：〈《莊子》筆下的孔子〉，《學術論衡》，2008年，頁5-20。
- 陳林群：〈《莊子》外雜篇孔子形象疏證〉，《學術論衡》，2009年，頁5-16。
- 陳品川：〈莊子中的孔子形象〉，《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4年，頁76-82。
- 郭慶藩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2年。
- 張覺：《韓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劉子希：〈淺議《莊子·內篇》中的孔子形象〉，《魅力中國》2009年第35期，頁108。
- 燕鋒：〈試析莊子中的孔子形象〉，《作家》2009年第10期，頁103-104。
- 霍松林、霍建波：〈論孟子、莊子中的孔子形象〉，《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頁10-15。
- 謝祥皓：〈略談莊子中的孔子形象〉，《齊魯學刊》1985年第5期，頁86-90。